乾隆鄞縣志

鄞縣志卷二十三

金石

酈道元水經注多敘漢魏碑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錄晉祠銘與地之書兼及金石自昔然矣鄞之碑刻見於趙明誠王象之所錄者有李陽冰韓擇木徐季海柳公權諸蹟久失其傳即趙松雪七觀帖向在郡齋今亦無有存者雲烟過眼不獨書畫眞迹爲然也茲據其見存者唐宋元凡五十餘通錄其全文以備參攷明碑八十餘通時代未久但存其目而已古碑雖失傳仍附見名目於卷末因舊刻之淪亡益知今所存者之當寶貴也

唐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幷後記　秘書省正字郎萬齊融撰　越州刺史徐嶠之書　大和七年十二月順陽范的重書幷篆額　在育王寺

大唐越州都督府鄮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我聞語寂滅者本之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道遥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爲煩吉祥之降帝農敎以耒耜耆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毘耶稽首持鉢尙詣於香積釋迦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衞是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惟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賢識輪位正寶塔功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叉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壞氣象已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逆觀音應現而指迷利賓虛求以貽發全身歸出儼如多寶之音一爪圓開宛是樓郁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敷三才成就六度聿圖闡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觀夫輪奐

規矩鉤繩綱製珠軒絜鑑延袞中霄玉醫金池周羅上
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圍山之上結太清諸天
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七里右青田而一
曲霞標莽蒼幽幽迷鬼谷之祠日刹晶明的的識大人
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籟無風時起魚山之
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謬崑崙之
元圖口口法摧神投道乃人宏向使輪柯王昧巴連之
因初徵此塔迦葉佛晦閟浮之跡殆曠茲山蓋虛明之
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與寺東十五里塔墅常任田
者宋元嘉二年奉命之所立也宋文帝秉錄御乾作姿
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秒禊之供制賜是田梁武皇握樞
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鬭其賦日
月盈止旣有命以自天陵谷迭居終不動其如地梁普
通中沙門僧殺茲寺之應眞也以發行爲道場以迺心
爲淨土閒純隨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旣種旣戒載斐載
作祭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身無主口口始
以常住名壽次有僧濟上人慮已淨心細茲惠業披衣
畫其歷埒持戒整其彌畔苗而不秀有根何及逮陳隨
之季喪亂荐臻農野藭條鞠爲茂草我皇家執大象乘
飛龍陟不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業有山棲曠和
上道尊人僳德貴天師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扇同
金聲擊鼓而陳其入錫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

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邇陸紫殿雖隨衆德本作南山
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皋之淨業初湖之左右夾瘵二
區榛梗始艾蓄畲蠶云僧徒理勝力未曙農童牧因間
私竊穜藝和上表蒙俗之貧垢負莫期之幽報乃推湖
西易蘢護為閒田數詩歸之蒔稅就給唯割湖東十頭
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會山南蘢樓子根盤以東時富都
毀引而西注真塍水膏腴之沃壤賓神靈滋液之奧區
於是與其畛畷孚其版籍農野能侵田畯至喜人到於
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象也就先疇之
吠畝敎老農之底績蔵事作製簑笠來思者久之歲功
未成生涯共盡流沙忽去荒涼紫陌之田影壁岕存搖
落青園之寺可為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闔犁德業涔修
貫統綱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懈悅之味老而彌篤用
能纂其終始高軌可追庇其委積長算斯遠與法言沙
門俗姓喻氏貞已窣行惠心苦節今屛知野任乖將十
年先是爲鹵未斥塗洫未潛藝稗蘇奮漫於農郊夫其
心當制度目口曲折椅縷畚土堙窪鋌凸隤竹落徒石
留溉高湊仰增界陪薄分然水怒承達出氣墳漱遊蕩
而晴至餘波寬緩而不知終古旱害浸以汗潢冬不祈
於績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千金之號焉當其春
屬司戢用事既飭莛孚甲毓萌芽或蘖攻蓑實穎實發
上農臺而課長嬴復陽之稼如雲矣及夫寒蟬記時農

乃登穀完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穗無□□□□庚而
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行矣詩云偉彼碩田歲取十千其
是之成乎百之既蒸萬供既設滿以衆香之鉢薰以毘
耶之謂或巽穀聞若化菩薩盧高座以影集時洪鐘而
雲臨城座而聲飯食經行臭若香風味同甘露遍滿一
劫周敷十方坐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
之會流國無閒饕金之香緇裳之集寺不碎之羅之
末三龍大德掘食金之可貴一器沙識麩坋菴非重
資我藏色師知力嶽都維那元宗遊觀化大之慈誘
火耕飯耨常之助於上農飛杖浮杯載行乎□國上
座釋水疑十有之僧主也神清氣合祚發其中徵寺
主穉辨敏九成之耕那也風骨天成鎮起其休相咸
能以惠來之州衣分如來之座坐護王之鑿靈願貿
金錢如青王衣聖田恩模石柱弟子孩蘭書塔典麒
驊之託晚遊之跡每參鸚鵡之林賓盧之下式函見
有能閣子舍蓮私之入寺豈謂無知人識異空文才
非能師院公那事曾供香花顧越有遂贈碑博蕭岌
多之賦室未不其籌對輪王之金地耕其筆版羅之
葉而石偈云擲儀草昧象物紛挐或而乙或多而芽
萬殊書類百渾依嘉故后稷播其種神農嘗萌華燧
人更成火正寶職故以鼎飪炊之黍易茲毛其成此
粒食是之為人天是之為皇極我聞雜學曾語舍利如

來大慈甘露上味又見阿難聞是香氣亦有以飯食以
之爲佛事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室神如
闘飯氣而亦來臻況生生之位有待之爲身猶與童子
供資砂榠法主大慈冷然虛爰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
後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白雲踊出青山半開含千輪之蓮跡建
百福之花臺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大稷賜嚌司農鐲賦
皐壞映發湖源灌注旣魚口以左右亦犬牙而盤互苗
龕平秋臺笠來思爰疏咏駿是務鋤犁三農奕奕萬畝
祈祈自背映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鑿茲開土賞功司
過凡以犏勤所以肅情東作方喜西成是謀始象耕而
鳥祛終牛春而馬箴千箱旣積五穀始分味蒸甘露爨
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開摶須彌所不能盡曷毘耶
之足薰藐爾赤松僧田白王矧伊塔寺神通付爛信矣
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水絲我來自
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因絲匪存章句
庶金田與石柱
山巍藐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大和七年十二月明州刺史于季友撰范

的書在前碑之後

記云此寺碑記嘗爲寇盜隳壞久無堅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仁上座僧棲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工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遂以書之添勝境遊覩之一事畧紀端由於碑後云太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于季友范的贈答詩范的書在育王寺常住田碑之後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雲天書梵字霜月步蓮宮跡寄雙林下名留劫石中遥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中丞使君寄贈四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敬謝公開織光佛域望景動星宮風雪文章褱書鏘琬琰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紅

附錄朱彝尊跋育王寺常住田碑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徐嶠之書既燬於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觀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大和七年冬事也寺建於晉太康二年田賜於宋元嘉二年額更於梁普通三年釋

道宣錄神州塔寺以是墖居第一焉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為一人齊融為一人誤矣碑題越州都督鄮縣者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鄮縣卽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殊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頓次子也倘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史不言其為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案于季友撰後記及與范的倡和詩俱刻碑之左方朱氏以為碑陰者誤

尊勝陀羅尼經大中八年四月八日壬戌建後有承奉守鄮縣令崔幼昌名最後有明洪武二十四年及崇禎九年重立字此幢本刻尊勝經而其後大書大乘妙法蓮華

經七字字迹亦不類蓋明人妄題也在東門外五里永壽菴

侯官縣丞湯君墓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鄉貢進士林珽撰在縣東一都湯君廟

文云湯有大德於天下戴之如日仰之如春其後也君諱華字知新曾祖備祖寳考昷皆簪組相繼官列當時頗有功於國以載於譜諜此畧而不書公幼就墳籍將欲振於時立大來之器以晨昏是切仕不擇祿釋褐衡州參軍珪璋美璞州縣良才記室之芳秩能循在再調授福州侯官丞口恕感德場人不告勞征賦皆集口馹雜之化致象雷之聲課而有方簡以蒞事援亮而庶務皆決正色而郡吏聽風公之器用未盡宏遠秩滿寓居南方以土風有殊瘴癘所染沉痾既搆天壽不遐以大中十一年六月五日終於嶺中連江邑之客第春秋五十八道路民慟風雲助悲先殲殯於竹林原夫人瑯琊郡王氏故衡陽縣明宰之女以禮節奉君子以慈和訓閭門感形影之未亡歎梧桐之半死望故鄉以泣血泛滄溟以護喪逢首逝波沒身殉義艱險不憚旌旐之情

兮古罕及男二人長曰宗鉉次曰宗鎬女五人咸倜偪
觸地哀號訴天以日月有時寃多斯議大中十二年十
一月念八日歸葬於明州鄮縣龍山鄉江上里庚向之
原禮也銘曰修與短兮胡可知聖兮賢兮莫能窺器未
展兮誠足悲存者有恨兮兮淚□絲哭
丹旐兮一家隨風九原兮滿松枝

加句尊勝陀羅尼經咸通十年五月譙國曹訢書在育王
寺

加句尊勝陀羅尼經序佛頂尊勝陀羅尼感應事開元
廿六年冬有神都張繹長史自小孝養父母歿後恐沉
淪惡道乃虔心報恩每懷濟度遂□□□□□勝陀羅
尼志願見亡父母得安樂處日夜勤誦聲聲不絕朝暮
懇誠六年念念之中曾不見父母疑咒無驗欲生退心
忽見□□□□□甚異□□非是咒無靈驗亦非君不
盡心斯乃去聖時遙飜譯多誤咒詞脫畧遂失其真老
人部□授令抄錄一本□此□□□□□□七□□□
□□□□□人□□志□拜舉頭失老人不知所在方
知□□聖賢□□乃驚愕悟更虔誠具依所敎□□□
□□□六日□七父母□□□□未絕抱頭悲喜幽冥
感會情各愴然□云墮地獄中備遭諸苦年月已深□

□精誠功力迺得□□□上□□與□相見咸光稍別
示相猶存具述因緣婉如平昔凡是仁孝之子覩此感
應豈不□心聖教耶但虛腹高心縱恣六情□□□□
何益爲況月連釋子救母之事具在聖文長史志誠有
此感効也後有僧傳得誦念舍利境界極多求至東都
□□□□□□□□知後有好事者請各流專郎釋門
弟子也長慶□年四月中旬奉天縣尉馬敀次□移歸
蒨坂住東城石子坊□□□□□□□之本十五餘年
未嘗嚐慢及到蒨坂經數月忽然夢見一神人被甲狀
貌甚異云爾既精心持此眞言何不□□□□□□□
持念僧有尊勝靈驗本之功尤倍常言詑驚覺汗流透
衣叨日便專詣寺尊僧□□□□僧法名義莅既見問
□□□□久精□□遠近依止僧問有何事相覓坐詑
乃語前所夢之事□□□奇大奇蓓書此本多時無人
知解□公今既蒙神人指□莅焉敢愘惜耶乃命弟子
出篋取眞實教傳受將歸勘舊所持波利木方知文句
脫畀□□也便依修行新本其神驗頗巽兼更傳尊勝
瑜伽兩敬卷乃知聖敎□明□□□□不可□其凡智
也因錄記之以傳同志　剌史柳　縣令裴　下莊鎮
使押術程稔　鎮副使衙前總管何郊　都維那僧師
僧　功德主僧景讓　咸通十年歲次巳丑五月戊午
剃廿入日建豆譙國曹訢書　都料潁川陳政刻字

按唐時石刻尊勝陀羅尼經所在多有之加句之本惟見於此崑山薦嚴寺有加句靈驗尊勝陀羅尼幢係宋咸平中所刊與此本同但不載經文耳

褚河南模蘭亭序在天一閣范氏後有熙寧丙辰長樂許將題字

宋

明州桃源保安院大界相碑景祐五年十月月山沙門惟白撰鄞水講僧如顯書會稽講僧知白篆額在布金寺

文云僧之居曰寺曰招提曰道場曰精舍義加院廟林焉皆有以而名也西竺正曰僧伽藍摩秦言衆園蓋取佛弟子由中治行生慧道芽聖果如世園圃繼其服者皆聞之可謂盡知之乎必也將謀始焉耳始者易曰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與夫僧依乎界類也象非乎天無以顯照明之大形非乎地無以著孳發之廣人非乎

界無以昭成濟之美處有界衆法行矣受具焉僧種盛
矣說愆焉聖法隆矣而僧知禁身口罔愚惟思無邪定
生慧作佛道由茲矣三寶大位何患於喪乎成濟之美
於以觀也始今之世知崇佛祠之益者愈繁其人啓誠
既壯而基搆之廣曷止夫籍屋盤取奕世惟厥千祀極
甍棟之壯肆般爾之妙盡金碧之飾奐髹膢之彩竭十
室之施鑱一間之費勅勅然朮有棊而成者將比於紀
世殆工告成既壯且麗衆詮喧沸亦自曰能事畢矣有
以結界爲語者艶然疾覩之曰斯將闕某法將安某徒
何結界爲於乎觀斯之爲意乃求福之下者未知亦有
利之深者是能奮終身之志立爾許之事反不能行一
席之法圖百世之益孟子所謂吾力足以舉百約而不
足以舉一羽然一羽之不舉以不用力焉余常欲一見
於果能振斯法者逌今年秋入月廣德湖之陰保安院
求豐上人況舟來吾居禮容且愿乃曰某始學南山敎
者而其居卽顯德中錢氏僊爲州日始建逮今幾乎百
祀而地猶自然中間律法允無聞矣某安然其間非南
山之徒與故常有意乎結界事且未果行將謀之必需
於資耳遂累載躬丐今畧足矣抑知公解毗尼者不
亦終濟之象乎不及之後將噬臍固請行可乎余曰
周孔二聖人作爲禮樂劇贊周易非攝政返釁譏奉而
行與是知建言立事在乎位也況釋氏子復爲衆人斯

焉舉斯公曰聖人適時無必也且商夏二后縱言而誰
行者別今世取人固以難矣位不位未可也何謂乎果
能行聖人之道者余悉取焉公行道者請無以是辭愚
日公之用捨果是焉于雖不斂且敢然之公遂異日涉
筵命知法者若千人以律準各作某法共結成之法同
界焉說恣可知也食同界焉宿責可知也況標相無濫
宣秉有儀要期無口功流萬世錢氏益福來者受賜何
可壘也猗真綱既紐法輸載脂安然於其閭公何媿矣
斯院焉平湖列軸奇遊者多之曷俟吾言也既而準律
栴示駁口口圖諸永因勸石焉白濫可篤命又俾爲序
用示來者抑止識標相而已乎亦知斯利之厚矣而才
識點昧丑敢依律直敘云聖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冬
十月初
一日記

泗州禪院新建泗州殿記無年月文亦殘闕在方廣寺

按延祐志方廣寺舊號泗州院宋治平二年賜額
則此刻當在治平以前也

衆樂亭詩無年月下截漫滅在湖亭廟

序云衆樂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眞方
丈瀛洲焉以其近而易至四時勝賞得以與民共之民
之□者環觀無窮而終日不厭孟子曰獨樂與衆樂孰
樂不若與衆衆樂之名於是乎書既又爲詩以記眞景
之萬
一云

武進錢公轄
誰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城中□
成世界三千景占淂鷗天九萬風宴豆四時謳畫鼓游
人兩岸跨長虹他年□數東南勝須作蓬邱第一宮。
勢壓平湖四面佳好風明月是生涯鯨鯢背上浮三島
菡萏香中報兩衙屏列已疑雲毋淨簾垂不待
水精奢此心會笑元丞相終日樓臺爲一家

臨川王安石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纖
船談笑政卬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浩銀河注想
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
除荊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板舫來
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
期羨門相與游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
迹空今
此地留

涑水司馬光
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
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須嚬何以知家治笙

歌滿
水濱
安陸鄭獬　使君何所樂樂在南湖濱有亭若孤鯨覆
以青玉鱗四面擁荷花花氣搖紅雲使君口游攜芳尊
兩邊佳客坐翠茵鄖江鮮魚甲如銀玉盤千里紫絲蓴
金壺行酒雙美人小履輕裾不動塵壯年行樂須及辰
高談大笑爾青春游人來看使君游芙蓉為機木蘭舟
横簫短笛悲曉景晝簾繡幕颭中流貪歡尋勝意不盡
相招邦渡白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口人散畫水烟霏
紫鱗跳復鼓白鳥落還飛豈獨樂斯民魚鳥亦忘機使
君今作螭頭臣游人依舊歲時新空
餘華楊照湖水更作佳篇誇北人
丹陽郎必　海邊民物鮮歡娛太守經營與衆俱園圃
新陰多札柳池塘生意足魚蒲長穿不粥高飛鵲淺水
兼容短曬危此樂有誰知我趣歸來紅旆日西嘯　城
外千帆海船風城中居市口憧憧幾生佳景為民老一
日賢侯與我同道上槐陰連布翠水邊人面
照花紅寄言樂有時選蠶徒見甘棠憶召公
渤海吳中復　賢俟新非水雲鄉虛閑呼嶸綠涉茫波
面長橋步明月人家疎樹帶殘陽風中白鳥侵烟去雨
後紅蘋擁袖香從此郡圖添故事歲時遺愛似甘棠
烟波空濶岸低回草綠花紅處處堆一片湖光分鳥激

四邊山色入樓臺從前未有吾民樂此地欣逢
刺史來目斷鄞江何日到京師只得畫圖開

建安吳充　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為衆樂詩山川
可愛惜不見晝想夕思心為罷悅然神遇若有得齋身
乃在天之涯漲海連空四無岸天吳却坐鮫人觀以手
揮弄日月丹能令桑田變口口海邊偶到山城中山城
二月多春風牛羊閒暇夕陽晚樓閣參差朝露濃一湖
山酒佛頭綠環似翠屏界六曲人烟攙攙事婚游落花
啼鳥更汀洲中為臺榭闕十二口有藻井排文楸有人
指點此何許云是四明行樂處此樂為民非為身始是
集賢錢使君使君風韻誰之比政事次公詩短李醉憑
熊軾勸耕嗜狂取螺杯翻袂口儂愛使君君口歸詔書
奪之知何為聞侍玉皇香案側口口口阻無消息意迷
却悟坐空齋忽省君詩昨日來疊紙為君書所見不知
衆樂誠
然哉

建康馬浩　嘗聞衆樂亭未見衆樂景今蒙貺新詩若
得暫觀省萬象口口口孤風口筆騁丹青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歎
衆庶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而推口口況乎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百草口花勝吾將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益粢　四明舊說南湖好口口口口口口口

建旗□□□□□千里山川 以下漫滅不可辨

按君倚作詩在知明州日其後被名同知起居注乃邀諸公同作故鄭毅夫有使君令作蝌頭臣之句益柔上三字不可辨當是王益柔也吳中復與國州人而自署渤海蓋舉其舊貫爾

勑賜常樂院牒治平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奉勑明州上山院賜名常樂院牒尾列銜者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趙槩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曾公亮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韓琦凡四人後有使帖一道在常樂寺

勑賜寶相院牒治平四年十月中書門下奉勑明州小溪

保安院賜名空相院牒尾列銜者三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趙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皆不書名以史攷之蓋曾公亮歐陽修趙槩也在空相寺

宸奎閣碑元祐六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撰并書明萬歷乙酉重刻在育王寺

文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

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
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
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
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
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
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
度尼僧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
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
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非法器使
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
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竝行不相留
礙於穆頌詩我記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
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案此碑久失其傳明萬曆乙酉溫陵蔡學易知寧
波府訪范侍郎欽得舊搨本雙鈎入石然范所藏
本亦是元時重刻非原本也

空相院主海公塔銘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在空相寺

四明山寶積院記周鍔撰殘缺無年月在寶積寺

佛果老人法語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浣僧克勤書在天童寺

案克勤住成都昭覺寺臨濟第十傳弟子紹隆宗杲皆其門人也

十六羅漢碑靖康改元吳正平跋在延慶寺止存一石寺中又有初祖達磨大師四祖信大師像二石無年月可攷疑亦宋刻

吳憲施財米疏紹興十年三月在天童東谷菴

文云大宋國常州宜興縣成任鄉常富里居住奉三寶弟子吳憲謹施淨財壹阡伍佰貫文足米貳伯碩入明

州天童山景德寺營建椶堂一所鳩茲勝利式薦先考
六十大夫先妣宜人吕氏五十一八娘子先兄知府少卿
學士超昇佛界右恭惟三寶印知
謹疏紹興十年三月日吳寬疏

大用菴銘紹興十年九月僧正覺撰徽猷閣待制潘良貴
書在天童東谷菴

文云鄭然之宗室而不空智游方外妙入環中環中湛
存用之不痕總造化柄見離徽根窮極離微元樞活機
河橫濬蕩斗轉依倚依倚成用用與體北象未中形功
初內動動而影彰靜而智藏光容天地兆變陰陽陰陽
變兆用得之要春在百花風號萬竅竅竅巾虛雖有而
無聲不癡器色不染珠珠兮走盤不見其端壁位千仞
赤內一團一圓赤肉應緣具足像兮臨鑑神兮居谷谷
神是誰靈靈自如說用如鼻眺用如眉用之互換寄世
而玩彈指闢門相招隔岸隔岸相招拈却木橋等閑一
喚適用全超超用較些相逢作家兩雲翻覆雪刃変加
交加不傷用純愈光拍拍是令人人當行當行往還用
亡險艱如石含玉似地擎山山畜海嶽規圓矩方頭頭
得用怡恰相當相當商蓋混成三昧宛轉機圓縱橫用
大大用既兩不存軌則推倒滌雜東西南北南北東西

歸去來兮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隨類而游閑閑自由天上天下雲行水流四明天童山苾芻正覺述　普覺圓照大師曇讚戒行清苦築菴於義烏之仙山予為名曰大用久欲作銘而未果紹興九年予守四明與天童老款偶縱談及此以銘屬之覺欣然不辭其筆力痛快殆與信心銘相為後先明年秋七月已未始授讚俾鑴之石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潘良貴書

天童宏智老人像并贊育王妙喜宗杲作贊無年月刻於大用菴銘之陰

交天烹佛烹祖大爐鞴煅凡煅聖惡鉗鎚起曹洞於已墜之際鍼膏肓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千座而變荆棘林為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為神遊宅處雪頭龐眉良工寫出兮不許僧繇知盧堂挂張兮梁寶公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

應菴和尚送傑侍者還鄉頌題云辛未正月上元日蓋紹興二十一年也在天童寺

按應巷名曇華傑侍者則其弟子咸傑皆住持天童知名者

妙喜泉銘紹興丁丑三月無垢居士張九成撰并書在育王寺

妙喜泉銘有序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若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泉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茲地為一大池鉄錮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銘曰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門來汝其聽取妙喜來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郎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按宗泉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泉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秦檜恐其議已乃授意詹大方論劾竄泉衡陽無

垢亦安置南安軍及檜死復杲師號住四明育王寺而無垢亦起知溫州此泉正杲住育王所鑿也杲少爲張天覺所知天覺名其菴曰妙喜遂以妙喜自號故茲泉亦有妙喜之目

東谷無盡燈碑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在天童東谷菴

文云大宋國紹興府上虞縣上管鄉市郭尚德坊第三
保居住清信奉三寶女弟子陳氏五娘施淨財三十六
貫文入明州天童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一槐供養
先和尚覺禪師塔前功德記獻自身行年本命元辰照
臨星象懺滌罪愆莊嚴種智者 弟子莊宇妻吳氏百
六娘共施淨財三十六貫文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
一槐供養觀音菩薩功德祝獻自身行年本命元辰乞
求花男子早遂心願 女弟子莊四四娘施淨財三十
六貫文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一槐供養本師釋迦
如來功德答還先許願心圓滿仍懺罪愆莊嚴種智者
右伏惟三寶證明天龍炳鑒讚疏 泰州海陵縣居
住清信奉佛弟子樊賓井妻范氏妙眞男陳樊遵遷媳

橋許氏小三娘張氏十二娘共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
入明州天童山東谷菴共點晝夜長明無盡燈一椀供
養先和尚覺禪師塔前功德各薦門中先亡久遠超昇
資界者　泰州興化縣招遠坊今寄居姜堰奉佛弟子
琴彥還井妻鍾氏三娘謹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開田
三畝點盧舍那佛閣普知識前無盡燈一椀功德作來
世之津梁後他生之善報　泰州海陵縣姜堰居住奉
佛弟子周棨井妻李氏典晤謹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
開田三畝點盧舍那佛閣普知識前無盡燈一椀功德
薦亡父周助二郎亡丈母陸氏四娘子懺悔罪愆莊嚴
福報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日募緣直歲僧智宣立石

宏智禪師妙光塔銘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太平州軍州事陽羨周葵撰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歷陽張孝祥書左大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會稽賀允中題蓋在天童東谷菴碑陰淵默雷聲四大字明季僧通門書

文云紹興戊寅春二月詔諡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
正覺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其徒相與俊上德意刻之琬
琰傳示求久且使來告求銘師塔余聞中國自東漢始
有經像學焉者卒以有爲爲功德逮梁益甚達磨自竺
乾西求傳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褒崇請祖有易
名名塔之號其去圓敘或已百年或二百年今師亡未
幾而象上四字之奭所以寵光之至矣非能荷佛法棟
梁得祖師命味擷化繙素爲人天師出入生死如游戲
事何以得此哉迺攄其示世之實序而銘之師李姓正
覺名也隰州隰川人祖寂父宗道世學般若毋趙氏嘗
夢五臺山一僧解右臂環予之已而有娠遂屏葷茹及
師之生右骨隆起如環狀年甫七歲鶩悟絶人日誦數
千言十一出家十五落髮十八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
於淨名寺本宗大師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遷律師得
法於鄮州丹霞山德淳禪師初住泗州普照禪寺繼住
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眞州長廬晚乃住今天童初
師過舒嶄徧禮祖塔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
日松徑森森竊瘞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宛如
昔夢故有終爲之志歲在戊午被旨住臨安府靈隱寺
未閟月丏歸故於天童最久惟祖道自達磨五傳而離
爲南北能秀其後益離而爲五家宗派今瀉仰法服二
宗中絶而臨濟雲門曹洞三家鼎盛願其徒未必深究

其師之道而各襲其跡更相詰訶未有能一之者師嘗
曰佛祖之燈以悟為則惟證乃知若執其區區之跡則
初祖見神州有大乘氣象崎嶇數萬里而來使有方便
豈不顯以示人悟少林九年似尊修壁觀者六祖云道
由心悟豈在坐也大慧亦云坐禪豈能成佛學者可便
以是為初祖之過耶蓋師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
已示之廓然大悟其後悔人尊明空劫前事惟師徹證
佛祖根源機鋒峻激非中下之流所能湊泊而晝夜不
眠與衆危坐三輪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說通盡善盡美
故其持身也嚴其倡道也支其莊嚴佛事接引迷者亦
惟恐不至自初得戒坐必跡趺食不過午所至施者相
踵悉歸之常住聞以與非疾者而一餅一鉢丈室蕭然
諸行方厲而一往常如非出於矯拂也滓作須古令師
敘其首芙蓉楷禪師見之日僧中復有此耶吾宗不隊
矣其退能仁受長蘆之請適游雲居圜悟勤禪師見其
提倡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禪將之語然歸才三昧
自然成文非出於恩惟也其住天童前後幾三十年寺
為一新郎山門為大閣廣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盧舍
那閣傚設五十三善知識燈鑑相臨光景互入觀者如
游華藏界游所以聯擢歷世使生獻離以發起善根而
僧堂衆寮臥具飲食器所以處其徒者亦皆精緻華好
如寶坊化城又郎濱海之際築偎際其皺鹵而耕之以

給僧供末年至不發化人而齋廚豐衍甲於他方學者無一不滿得以專意於道然師所規畫人競趨之不動聲色坐以皆辦疑有鬼神陰為之助而師無作相也然則師之所在厰一見威儀閒謦欬效供養示歸依者越口口千里襁負而至戶外之履常踰千數其辯道之勤得道之多獨冠一時而識曹溪之路者必能收溈山之牛非因衆力推出不肯輕以為人當世賢士大夫樂與之游者內外進也丁丑秋九月壬申師入四明又命舟至越上偏見常所往來者若與之別冬十月己亥始還山飯客笑語無異乎日翌旦作遺書與佛日杲禪師且為其徒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自佛日口育王與師相得驩甚嘗戲曰脫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佛日得遺書夜至天童凡送終之禮悉主之因舉師弟子法為繼席識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予初無彼此之間口龕留七月顏色如生初議茶毗以收舍利或曰師嘗薙髮有墮火中者輒成舍利自是遺髮人所爭取豈嫌無舍利也耶丙午乃奉全身葬山之東谷自師之化風雨晦冥至葬開霽迄事復雨送者踰萬人彌亘山谷無不涕慕歎仰者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度弟子二百八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釗道琳法潤信悟法為慧暉了默師秀行從宗榮法聰清萃正光集成道圓法濟明慧中賢法恭子靈師儼師至覺照法海皆於諸方坐大

道場若其分化幽遠晦迹林泉則又未易悉紀也銘曰
師昔侍佛靈鷲山受佛屬累來人間慧刀慈力鐫世
頭出入生死非其難一性嘗如萬行圓筆端三峽為波
瀾化城仍作寶所先華藏界海生塵寰攝化四海奔人
天學者爭趨曹洞關示以自已空劫前得無所得非言
傳弟子所至闡法筵無盡之燈耀大千海山秀處東谷
原我作銘
詩詁末年

按張于湖書南渡最有名朱文公嘗譏其放縱而
此碑却以秀勁勝碑末鐫字人為四明陳曦玫大
用巷銘鐫刻亦出曦之手與陳文介之子姓名籍
貫相同其實非一人也

廣靈王廟記紹興三十年正月前浙西安撫使司屬官臨
潁陳雲遠記淅口州永豐縣令莆陽陳居仁書在寶幢大
廟

文云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姓鮑氏四明靈應廟之尊神也錄漢至今廟食是邦者千有餘歲其陰功靈德載於春官祀典見於宜和之勅書至於出處本末又有諸公之記刻存焉□□之人所以祀王者不曾如子之事親而王之所以福斯民者亦若親之愛子凡有旱乾水溢饑饉瘟疫應禱如響故祠宇之奉雖□偏州里而人猶以爲報之末禱也肯王山之西有市曰寶懷嘉祈中郡人欲便於薊祭道營高燥地共築祠宇而奉之歷年浸久上雨旁風興做滋甚衆雖欲輿葺而艱苦衣食者尚多故礦歲弗舉有浮圖梵持者健而多能禱於王曰王能使吾鄉屢豐年我必力圖而新之已而年穀果登市井魚鹽商賈之利十倍前時向之衆苦衣食者一口爲富庶之俗持日可作矣環祠之家欣然敢從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山居與頭者又以竹木瓦甓爲助凡爲殿廊五齋舍一僧齊三補弊舉偏者五創於己亥秋八月朔畢於冬十月晦明年正月元旦然燈數千枝民大和會祠下慶其成也持來請余爲記未幾而持死遂不果作余不忍以其死而食言始記其大畧傳刻諸廟云

桼宋史稱居仁與化軍人此稱莆陽者莆田爲與化附郭縣也居仁父膺娶汪思溫之女子孫遂家

於鄞而自題背陽者不忘其故土如王伯厚之稱浚儀也

般若會普知識祠記淳熙二年六月修職郎前兩浙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李洙記御筆賜冲靈先生賜名葉知微篆額在育王寺

記云紹興丙子大慧禪師宗杲得旨住育王廣利寺師還自嶺南既主叢林湖海衲子輻湊衆衆一千二百法席為天人師廣利素號望刹至是食口弗給有大慧高弟擇徵者衆推苦行號徵高僧慨然而起曰吾事大慧責居遐荒迷茲去凡十有七年萬死一生備嘗艱棘今龍天歡喜祖道中興謂為緣化之倡乃師同志二十輩化入爲四千信士各捐己帑名般若會哀爲求用供衆之資時郡將貳卿方公茲首為之勸遠近樂施財帛雲委未口大慧有旨移住徑山其嗣大圓璞公繼之乃命其徒彥平乾奉化東村請官地海塗圩而爲田工傭浩博以般若會所儲用之不足又請大慧衣鉢助之合金十萬緡施及三年而大圓順敘衆久以其嗣今住持普

門廓公繼之時丞相岐國湯公思退□□大慧爲方外友捨金協□□得無相大師靖公抵財建造莊院名般若莊□□典戊寅至乾道丁亥始克有終侍御公伯庠□□以美而後大慧遷化門人弟子傳法住□□□天下獨微公卷而懷之退處廣利上塔禁足一紀不出門限一飯之外不接俗務閱藏經已七遍矣達官貴人招之不去其高致追媿古尊宿豈今日學道者所能彷佛乾道二年春予以先公太監大祥至廣利作佛事因訪徵公公與大慧皆先世道舊相見慰藉久之論及塗田首尾實徵公權輿又欲令小師祖印募緣焚砌大嶺之上塔塼路數千丈且日他日路成又將塑像大慧大圖普門三善知識塔院後舍配以造塔眞戒大師振公以八萬四千信士名銜函眄其上誓將朝夕飱奉以爲善知識祠堂香火惟予爲我記之予巽謝未追旣畢微公令祖印持書扣門其請愈堅且曰子不我記非獨慢我是慢大慧予不敢辭乃爲之說曰釋迦如來以提婆達多爲菩知識故蓮華經云提婆達多爲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敎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予佛二子以訶微公諸方衲子多見菩知識者必有其人能辨緇素則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喻其可以卜度耶謹記

佛照禪師添穀度僧公據淳熙十三年八月在育王寺

朱文公行書在府學明人摹刻

封善政侯勅寶慶三年正月十七日牒牒後列銜者少師右丞相魯國彌遠左參知政事繒右參知政事極皆不書姓以史攷之葢史彌遠宣繒薛極也在它山廟

文云勅慶元府鄞縣小溪它山遺德廟神治水化民咸思歌之奉嘗百世近民之吏其愛利流於無窮而人之報之亦思爲無窮不惟義所當然葢理之所必至也爾神在唐太和令於鄞鄮夙有惠政史冊書焉築堰廻流灌田萬頃歷載四百遺跡如新師言具孚開以侯爵襃綸表號永綏廟饗用慰一方甘棠之思且爲當代循吏之勸可特封善政侯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史彌遠墓碑碑已仆正面沒土中好事者從旁窺之有御製御書四大字攷彌遠卒於紹定六年理宗御製神道碑

額云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碑在大慈山
贈資政殿大學士誥碑已斷不見年月當是史彌堅碑也
攷史氏譜彌堅浩之季子贈資政殿大學士葬寶華山南
麓建世忠寺以奉香火與碑正合在世忠寺前史墓
封善政靈德侯勑淳祐九年二月一日牒牒後列銜者太
傅左丞相越國公淸之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傑
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方叔皆不書姓以史攷之蓋
鄭淸之應傑謝方叔也在它山廟

文云勑慶元府鄞縣遺德廟善政侯神有功於民祭法
所尊也爾在唐太和間立石堰以障洪流澤物甚廣鄞
邑家賴之至今遺跡宛然是宜廟食不朽國朝襃表亦
既封侯錫號矣端平初所叱猶闕詞以請因仍弗舉豈
非闕歟特命有司俾行休稱以示朕拳拳懷柔
之意可特封善政靈德侯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蜜巖廟碑淳祐九年十月左丞相少保衛國公鄭淸之撰
幷書在蜜巖廟

施生臺佛名寶祐二年十一月在資敎寺

寶幢鮑王行祠碑記寶祐甲寅奉直大夫致仕萬遠撰在
寶幢大廟

文云忠嘉神聖惠濟廣靈王鄞之東之土神也郡人以府主稱爵之至而敬之篤也鄞城之東三十五里有市曰寶幢又十五里山之外有湖曰東錢湖之濱則王之祖廟寶在焉以故寶幢之市有王之行祠此祠之建爲近於祖王之祖廟之故其靈尤著故舊刻則經始於嘉祐而嘗修於紹興之庚辰閱歲久之屋老且損衆以力不暇而葺全乃里之士夫捐金而爲之倡俾幹者王文典主修造事王文與靈承於王弗懈從貲勇於任責輸財不怯佐之者二十有二人亦皆樂施已貲環境之內翕然效口廟史周道惇寶董是役作而新之殿宇輪奐如翬斯飛廊廡振飾左右翼然地不口闢而發砌一新盥薦獻享之所展如也門廡改觀莫敢不肅歲淳祐癸卯中秋口口

因循迄於寶祐之甲寅王之誕日廼王文與始率居民
祭而告之且表□□□□□實故書以立石王之世
系若功與德載於郡之靈應廟碑爲甚詳此不復□□
□而今而後凡境之人惟祠是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則惟王之格思
余亦與□□焉

平字碑開慶元年三月吳潛書在水則亭

逸老堂記開慶元年七月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
知慶元軍府事吳潛撰直秘閣致仕張卽之書直寶章閣
趙汝楳題蓋在湖亭廟

記云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幷爲文
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
之語按賀公字季眞唐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
院學士肅宗升儲副授秘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
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鄞故越封部
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妥靈於是邦之月湖且
合太白而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
之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輩若奴僕其氣

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擧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可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季真遭時遇主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爲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然於季真胸中矣使與相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焉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乎季真有焉又豈止於蟻蝝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爲也是堂之建迨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圮壞晨之葺屢頹片瓦尺椽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祀昔稍異因求季真之像於越繪而龕之且之誄以詞遠以贊用詔末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於風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據權位擅勢利呼吸禍福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一世之人者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響無聞甚者流腥遺臭而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廼若孤標勁節之士身沒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爲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心也爲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面對涵虛舘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雘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敍歲月於是乎書

賀知章畫像并贊吳潛贊并書在逸老堂記碑陰

文云山林之士法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矚遠覩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粵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即位旋以飄然粵惟先生師傅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眞狂醉非眞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湖萬頃今古淸風

按二疏乞身在宣帝時不在元帝即位之日宋人好議論古人而疏於攷證多若此

天童寺別山智禪師塔銘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文復之撰朝散大夫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游汶書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史□之題額碑云禪師卒於庚申歲九月則是嘉定元年也在天童山

元

資福禪寺鐘銘戊寅五月曹說撰在延慶寺戊寅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也

文云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說為之銘銘曰陽五經一陰緯集衆志成偉器實惟金積乃備水土和火房一沸鯨鏗以木五行會端而聽虛而不匱在五天日犍稚一擊聖賢萃二擊鬼獄罷對三擊萬物育天地位示有節於域中鄮無明於界外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浴海制置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傳朝散大夫張倞恭人史氏百九八娘將仕郎張初倩安人鄭氏再三十娘安人張氏重十一娘安人周氏淨堅判縣羅季莊比邱文靖可止耆舊行初志密如寄行嵩志諶志寧志平正肅頭首行恢志謙可中應昌知事行堅懷古志宏志簡住持懷湛監作智性富陽縣匠手何艮能男富成智成

案此鐘本在翠山寺不知何時移於延慶明季沙門傳燈修延慶寺志亦不載

慶元路重建學記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前進士王應麟撰

中議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李思衍書正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王宏篆額在府學

記云四明自唐爲州始有夫子廟宋始建學規模豐敞棟宇穹崇岸聳序音冠於左浙英俊之域紱冕所與文獻甚彬彬矣至元十九年春燬於融風教授潘夢桂黃裳與宗彥史復伯歷載繕葺經始禮殿門廡齋舍寢以略具講經有席養蒙有堂皆草荊未就二十八年冬肅政兼訪副使陳公薛下車謂博士諸生曰化民成俗勸學爲先嘗闕時昔輪奐之盛意不止是盡飭工掄材以復舊觀顧儀門廡隘弗稱從祀容服弗嚴邃明年夏鼎新高閣責飾貌像六飭而畢二堂亦告成又惟斯文與天地並必華榱岑樓式悲歟藏因重建尊經閣五楹里士訢然競助教授蘇居鉉撙約學廩績其不給同知府事阮公麟翁提其綢庶工丕作民不知勞蘇掾韓君居仁計晝展勤不愆於素秋九月闢成嶸峨壯偉矜佩聳瞻咸曰六經如月月防降庭止惠我光明恢人文以迪化原維賢使者之德且將以舊門及堂更立先賢祠正錄序絿以垣墉制度於焉大備蘇君請議成事於石應麟耄不能文惟請侯之學載於禮詳矣在易臨之象曰君子以致思無窮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

禮達而教行建其牧立其監有師保之義凡以存天理
正人心而已剏是邦爲詩書之鄉邈民之黃純孝之董
文士之任自漢以來爲美談慶歷諸老模範後進淳熙
大儒闡明正學惟聖賢是式惟德性是尊小而灑埽應
對大而格物致知目濡耳染充然有得每歲孟春衣冠
濟濟齒位秩秩司徒之教倫黨正之禮飲流風遺俗於
今未墜南豐晉公忠肅陳公繼爲守貳表率薰陶東諸
侯莫逮爲春秋大復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工
何以謂之士非老非釋何以謂之儒行已有恥尙志仁
義士之實也爲君子儒夙夜殭學以待問儒之實也游
於斯肆於斯盍亦踐其實嗣其名乎郡國有學坊於漢
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三代
考行之意藹如也升堂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見宗廟之
美口作新之機而自新其德業孝弟忠信爲根本明誠
敬義爲準的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知類通達用仰承菁
莪樂育之仁不在茲時歟昔魯信公能修泮宮教澤洽
乎海邦其俗秉周禮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之誰謂
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緒接洙泗頌其詩尙論古之
人周偉克嚴德心取美係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歟
陽于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禮行俗純
然後爲學之成是用遂其始成以詔
未久俾無怠是哉冬十月己亥記

加封至聖文宣王詔大德十一年在府學

慶元路鄞縣廟學記延祐三年四月翰林待制文林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袁桷撰慶元路儒學教授薛基書忠顯校
尉慶元路總管府判官札剌兒台篆額在縣學

碑云學昔空虛固陋之學論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
記謂者質而不化辭章篆刻決裂六藝叢爛而不可救
師儒有愛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不
可相系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覩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
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
國子學成憲肯宸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為經
史模楷於是窮徼絕域中州藹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
然而急近功者勸取其近似以為口耳之實天人禮樂
損益消長切於施為所宜精思而熟致者一覩為凡近
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綠
飾儼默望之莫有窺其涘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
可謂難矣嶷生於簡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
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敎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易子云
云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夫畫也今州郡悉置廟學

眞謁講說術襲條制而職教之道似若有未備焉者鄞
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為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
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主之者孔交儒董儒金
始建講堂殿口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口口載實來是
歳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伯延顧瞻歷蕪
首日其何以稱上意乃率郡官而助之邑令侮君過春
丞簿龐茲范祐咸日吾長於是茲役邑可道嚴工庀役
戒肄業者[illegible]繇以佐閱二年夫子象成侑從有敘門廡
庭庾塗蘐綜繞之屬堅密精粲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
君乃日鄞號多士朌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
與其自今始乎嘗露學校宮宅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
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沐定雖聽明自任猶不故高下以
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
師之旨深有所寓楨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
美遂以學校之弊首敘其說庶幾吾里之秀士其強斂
自修者詢考者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口質交資上
承詳延將以復乎告時衣冠之盛則姚君之徵旨猶背
賢勸道之意也庸刻於石願有以侯焉延祐三年四月
十六日記承務郎達魯花赤乞思監進
義校尉主簿伯顏帖木兒典史王益陳敬

慶元路儒學塗田記元統三年十一月慶元路儒學正虞

師道撰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推官況逵書承德郎淛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李恕都達兒篆額在府學

記云元統三年秋台慶分司廉訪副使靜齋李公按部至四明凡官吏貪殘姦豪得鷙爲民害者發摘無遺政令簡肅士論交慶乃十月朔謁先聖廟升論堂進諸生問所以爲學歷舉格言大訓勉諭諄切聞者竦息佩服退則欣然有得也郡洋舊有塗田三百一十二畝有畸隸郭之東鄙日大爲籍存而佃非歲爲近境背王大慈寺僧所據以磽易腴指熟爲歎租入僅爲鈔七十二貫數十年間或納或否田幾乾沒纍歲憲都洞悉茲弊檄師闕經理考核僧懼罪及始自實於官聽別召居民佃種由是隣垠鄭椿等視舊僧租爲綳錢十倍以請寺僧德身介社遂懷詐設依增數仍佃久假不歸并兼可圖也復與鄭交訴於有司吏甘於貸餌依阿不决公閱郡牘灼其欺曰彼皆規利故術其宜兩黜之卽追毀各執楊券厲郡倅燕劉侯薇叔釐正其事亦銳意斯文議募小民承佃爲散戶若干每戶田不過十畝畝爲租入若干詭名冒佃罰有常憲其數則勒之堅珉副以印籍所司互爲鍵防垂遠勿墜徵僧積負輸校廩備士供豪垠黠髡雖極嚚狡姦無所容喙不復競於是諸生相與請

於郡守寧夏張侯西源曰博哉李公之用心也既爲學規以敎誨我又爲復田以飲食我公之德其可忘乎時張侯方以敎養繕修爲急務聞之喜曰此吾志也子盍爲之記以示後師道方攝敎事義不敢辭欽惟聖元統正皇極富有四海常賦出納悉隸有司獨繕學田士嘉惠儒流禁諸侵奪以充粢盛饌設錮徭賦藝恩遇罕倫憲臣勉勵非不嚴且明也然職敎莫匪其人宮橋傳舍籍圖有田惟利之趨莫詰佃之誰某如是者踵相接藩籬不密以召外侮寇攘侵削爲今通患若斯田者豈惟家點粢頤攫贅得覩爲穀中物抑由吾黨士嗜利忘義推而與之之爲可非耳令業沒而復歸非賴部使者廉斷之下曠克是耶蓋公之學光明正大故臨事若神積年發弊不崇朝而剖剔以絕患於未然誠學校春冏之一機也謹列田畝步角與佃民之數備刻諸石以成公志後之職敎而義利之不明庶亦求戒之哉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父退齋先生元貞初爲御史直贊聞於天下及公爲御史論事謇諤有父風三入翰林一爲國子師踐敬中外所至有善政樹碑傳誦迹公言行宜爲縉紳楷則者也請以是爲記

元統起信閣施造千佛因緣記至元三年十二月杭州集

慶寺住持宏智撰刻源陳子聲書在延慶寺

文云瀛海之南有道場焉乃佛子羅睺羅法智大士起圓信心立圓妙行闡建立衆生以圓力用而自莊嚴之第一法筵也樓閣巍峩豪端湧現南金大貝玫瑰琉璃諸妙珍寶而用嚴飾仁賢刹內干佛世尊顯現其中如須彌山臨於大海一一法身一一般若一一解脫一一力無所畏三慈十德等無量功德具足圓滿彼彼互攝彼彼互融非次第非非次第非一時非非一時非一非多非前非後非色象非非色象不可思量不可言說總名之日如來秘藏攝受調伏後五百歲南閻浮提信根深厚出家在家四部弟子士庶男女懽喜踴躍恭敬供養各各身語各各陰入各各氏名各各志願和合聚集咸入其中曾不從橫曾無差別徇歎盛哉嗟夫衆生之背本趨末也久矣局局然而小蚩蚩然而昏竊竊然而私恣恣然而妄雖具如來朗然眞覺之體而不自知含十虛無邊智慧德相而不自覺過恆河沙數解脫法門而不能自用庸詎知梏於生死輪環而不能自出秘藏虛融元無同異無同異中宛然同異自其異者觀之心不自知其心法不自知其法四大五陰六根三業色香味觸各不相知各不相是况于人囿形受質之不同乎佛衆生縛脫因果之不齊乎自其同者觀之染淨一道

也生佛一性也萬法一理也三際一時也一切法一法一法一切法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塵塵涉入念念融通奚啻千萬光明相好於一珍妙樓閣合千人身心志顯於一彈指頃哉假令合百萬億阿僧祇數衆生身爲一身合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衆生心口爲一心口經無量劫暫於如來秘密藏中而作佛事及求生佛自他異一共別之相了不可得使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而此法門不可窮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萬象森羅草木禽魚情與無情一時圓證夫是謂安住如來秘藏者歟登斯閣者應如是觀

四明祖庭世統題名記至元四年鄉貢進士天台胡世佐撰幷書在延慶寺起信閣記碑陰

文云法門中本師弟子以義合承統之人有能立言演法嗣張化道爲衆所依歸者宜用顯著而心宗之相付受所以繼其世於所窮者亦不可不述此四明延慶祖延世統題名所出興也矯諱統紀西土自摩訶迦葉十三傳至龍樹東土立北齊遠承龍樹十五傳而及法智皆歷數可考法智以下垂五十傳未有紀述至九世孫我菴無公歸嗣其業益振宗風起廢更弊燭昏警迷衆僉從化深惟繼承若稍前代正宗碩德大懼湮失因編

輯名號序列鑴勒使學者知世統之傳如支流有源本傳愚爲文述其意愚聞諸浮屠氏云教觀之旨圓而一元而窅淵然莫測魏乎不可即何敢以一辭贊弟惟諸刹之宗大教門者或弛或微獨斯寺之刱與自始祖幾四百年學徒衆盛不愧於昔而歷代主者叉皆出法智之後咸知懲藉神力宏其戒誓所傳賴以經遠其可以無紀歎然不紀其世則不知宗派之的不紀斯其統則不知宗緒之正世統紀矣繼之承之而名與斯刻者當思任道至重窮覺旨要以紹休前烈垂裕後人使佛祖之教彌久弗墜此則我菴之志也

按題名第一列中爲釋迦牟尼世尊左列摩訶迦葉至龍樹尊者凡十二世右列龍樹至義通稱十六祖第二列右爲始祖法智尊者知禮大師左爲翼祖延慶異聞法師第三列以下皆法智之後嗣也題名皆正書白文惟法智異聞二人及後來嗣主祖庭者五十餘人墨文碑爲法智第九世孫本

無所云以嗣席之次數之則為四十九代矣我菴

其自號也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至元六年五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撰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安書資德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野德禮溥化篆額在府學

記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為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為已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東北隅建炎中燬於兵而殿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弦誦之舍宜益完且美矣我世祖皇帝既統壹海寓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向風至元十九年慶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八年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

焉歷歲滋久昔之閎壯而炳絢者皆隨圮而黜闇矣重
紀至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冐公行部至郡首
展謁廟下又環視口弟子舍歎日是出風化之地也而
袁敞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侯燊租麓然
曰是吾責也於是彙訪公屬侯郎圖之乃考學田之入
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府判薊邱齊侯
謙總程督事齊陝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為壇搆
神樓而加愼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
殿上者為壇帑在兩廡者埴承璺顯卯圭璋之儼觸敵
交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侗而不能
去也先是尊經閣探楹棟榱皆朽蝕且壓論堂亦墜漏
不足敵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醜覆
以夷蹕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入齋大小學庖庾莫不
繕治又仍故址為守神之祠范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
明年秋教授王茲學正薛元德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
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見弟夫婦
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講於庠序行於邦國嗣朝
鄉黨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
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
為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致之又
俾為師帥者致而率之任風紀者又宜風化而飭厲之

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是與學爲已責爲其民者盡亦知所勸矣四明多實學篤行之士而已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尚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雖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日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至元五年乙卯七月九日記

慶元路總管正議王侯去思碑至正三年癸未十一月慶元路儒學教授朱文剛撰奉政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趙知章書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安題額在府學

碑云至元六年冬蠡吾王侯出守四明郡先聲四馳老稚胥慶既下車問民所疾苦馭吏卒有威德刑兼施寬猛相濟咸服其能首謁學宮惟興葺是務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於橋外飭從祀象於兩廡顧論堂棵棟摧撓欲易而新之時余未領學事首命董其役鳩工掄材剔蠹去腐闕者完頹者正踰月而就緒乃者學廩不給士

失所養力欲口適以贍之郡有鄉飲酒禮去古寖遠人莫能復修舉廢墜而他郡取法焉月書季考循習故常嚴堂試爲賞格士知所自勵三皇廟在郡城東北隅北壞不治俾醫藥卜筮者協資以修飾之俗尚茶毗葬埋無所遂捐俸買山表義阡以瘞之其者站驛供給繁重侯議其高下勒之石陂者以蘇每歲漕運以木繩橋數爲民患作石馬道爲久遠計民不傷財而樂爲之役河渠坊塘堤閘失尚無以備旱潦巡行田野考詢水利病而疏決之灌溉無所失自李中口以戶口計鹽額民驚產判床不能應誅求而逃亡者衆與臺省計度議論陳其得失上可其奏令下之几民扑躍相賀咼國爲明附庸有富商黠胥縣州將劫平民爲盜將以功要賞爵椅掠誣服者殆十二三侯聞其冤檄囚徒詣郡平反詳讞得數十人咸口之若是者衆此特塞其大者耳嗟乎明爲大郡事實繁劇侯以廉明剛果裁剸無晉難再年之間賦役以均適移求歸政治以洽風俗以淳同寅叶恭爲口口之所倚重既而辭以疾口部使者答夫里公元戴王公按四刖起侯署事至於再至於三力辭不出又明年三月幡然有去志吾黨之士與父老咸踵門而留李不果於是相與伐石紀其績屬予爲文以道其遺愛予謂侯之能名於遠邇而弗克蕃其設施使得終三年淹善政未可量也故取其事而次第之侯真定人名元

恭字居敬寧軒其自號云其詞曰　維茲四明際海爲
彊方伯連率有紀有綱彼美王侯來守茲王莅政不苟
疏通公溥治首興學視漢文翁起仆葺敝卓乎成功詠
歸有亭杳壇翼時飲食敘載烝我髦士在泮飲酒周旋
隨齊作爲義阡易焚以埋溉有深渠漕有深步嶠不民
病歡聲載路化民成俗爲惠實多去不我畱民其謂何
令德善政淡於胸臆
以示不忘刻此樂石

案此碑趙轉運書俊爽似鷗波承旨朱教授文亦
質實無溢美王侯在慶元多善政其修四明續志
亦簡而有法而碑不及之何耶碑末列名有訓導
王厚孫齋長王寧孫皆深寧居士孫

慶元路儒學重修靈星門記至正八年四月前饒州路浮
梁州儒學教授郡人鄭奕夫撰奉議大夫秘書卿趙孟貫
書奉訓大夫福州路同知福寧州事翁逵觀篆額在府學

鄞縣儒學重修記至元九年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撰并書翰林侍讀學士中
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在縣學

記云鄞舊有學至大二年燬於火皇慶二年同知慶元路事袁伯延始興復之泰定三年縣尹元周翰稍加繕緝而學事粗備事具前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伯長先後二記歲月滋久經修不繕日就摧壞棟宇頹壓垣壁穿圮質謁請諸荒咨倚簡至正九年天台許君具瞻以守令選奉旨實求為尹顧瞻側然日是學之廖君乃至爾耶吾恭以推擇而来凡縣事所致力者必於是乎先明日計所費育出家給以倡係佐景從人士尉趙購材鳩工土木具梁不再閱月作者起傾者正撓者腐者摧拉者莫不煥然堅緻完好矣既又增餘貲以製祭器禮服增置弟子員餘百人延師教之復勸邑民之好義者施田如干畝以給祭祀若師生膳飲爲文曾第其高下立賞格置酒如鄉飲禮以書激勵之道由是學事始大備斯役也教諭童啓訓導袁士元趙復崔植實左右之遂謀集石紀其顛末而天祐適至因復來請爲文天祐惟學校之設尚矣先王所以爲天倫淑人心厚風俗者舍

是無他道焉自周官賓興之法廢而天下後世之口政
者一切從事具文間有用心其職者亦不過規規焉記
誦文辭之末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口口口口有舉而
行之者也世道之降良有以夫國家敦崇文治荒陬僻
壤有州縣之名者未嘗無學明詔每下學校必爲首稱
設科取士又專以經明行修爲選宜其可以比隆三代
矣而教化之盛猶不能無憾焉者何哉奉行者非其人
焉耳許君進士起身歷任州縣所至以詩書禮樂爲治
今又膺朝廷重寄以來其留意學校者豈止於區區土
木丹雘而已哉表章斯文作新多士必次第有其道矣
三年政成鄞學人才爲淛有冠他邑聞風而興最驟古
道之復斯天祐所重望也許君名廣大九月十有六日
記

慶元路重修儒學記至正十六年丙申三月翰林侍講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撰嘉議
大夫中書吏部侍郎月魯不花下闕在府學

記云慶元在漢時爲鄞屬會稽郡唐改鄞爲鄮後又改
爲明州宋陞州爲府始號慶元國朝卽其地立宣慰司

統制七郡儼為東南重鎮矣郡有宣聖廟僑學至元中
燬於火刑年制東康訪副使陳下闕殊而宮牆丹聖之
至大二祀先宏倅以舊制弗稱新作大成殿凡先聖配
亭及祟天于賢皆肯像於位晃下闕補且無大建茸至
正九年會下以阿殷圖公嘗長江陰州有治行擢守茲
郡始至臨時闕朝延遣行不大臣口口口口之舟檄器
械取具口口供億徽輸日旋暇給公疏滯理恭頹發機
應稍暇督獎學下闕相與矜辟唯諸聘明經學古者為
師程藝能禮勵諸生細所退式成材頗衆又倣科舉法
試躬知自勸下闕下而進多之僚其禮賞而誘拔之人
人其往為市矣海岸沙與計隸於學魚鹽所集富商大
鄉益多者儻下闕益寬公緡所獲美其額墓民以時入
直往大家子之出入為首二十有奇塗田二百畝沒
入直鹽不公棗下闕令得實得已責遂歛手歸所侵
地驚輸口滿一十貲今闕穀百五十右口其奇贏
制初出其費節口口下足每倍焉由是貢祀盡禮
者其得度匱溯弟子得凡其加又謂廟學弗禰函議
緒艾梓棟口陶人挺墻領下餐之工各執其藝以待
事完五面楹棟樸板檻下覺闕者隆毀者完漫懸者
飾未鮮今之象口口之好闕樓龍火藻采繪鮮美咸
中口式口六七年而完與堅山丹君炳煥如始荊之
日儀口距之斂下闕成相與歎防謂數十年來賢牧守

修學未有蹤於公者於是學之士子不忘公德爲之立祠以教授李光下闕請記前一月越之文學嘗請滑紀其郡監修學之功矣今明之文學又請滑述其郡守興學之事焉昔人下闕官而至於淮夷卒獲今兩郡之監若守當軍事煩援時皆能彌力悉心於俎豆絃誦之區其有魯侯之心哉維下闕循在乎室屋之觀也爾多士來游來歌拾級而登則知進修之有序升堂而入則思致廣大而盡精微一言之下闕也一行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因繕完之密而歸諸反身之誠庶乎克廣德心而無負賢守作新之意矣公下闕以正議大夫陞郡監其先君吱任公嘗以孝義旌賞車駕臨幸其門公以嫡長當嗣世緒辭爵弗受棄貴弗取悉以讓其季則其爲政知所先務固一一有所本云至下闕丙申三月既望教授李光學政林公慶學錄舒泰

光公塔銘殘碑至正二十年危素撰并書今止存一片在育王寺

賀秘監祠堂記至正庚子七月劉仁本撰史銓書在湖亭廟

支云唐秘監賀公字季真世居四明小湀湖上性曠達無俗韻嗜酒善隸草書晩年尤誕放逍遥間曠自號四明狂客嘗擢科累官太常博士開元間以禮部兼集賢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旦棄官去若敝屣著黃冠道士服請易居宅為千秋觀詔許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蓋其抱高世絕俗之姿瀟灑出塵之表儀形丰度鶩翔鴻峙輝蛻汙濁之中神遊八極泥塗軒裳不雲富貴鷗然高舉介然遠引而不顧者也知汙世之浮可為也故寄跡老子以游方之外知元宗好誕將必嘲其請也故託為夢帝所之說以款動其聽不能終遠其鄉也故父請鏡湖剡川以居之清風高致干載而下聞斯與起造宋紹與問郡守莫將訪其讀書故地闊逸老堂於坡酉隅月湖之尚與李太白同祀益取白稱其為逸老也寶慶中守胡梁又更為隱德堂以漢四皓黃公共祀之擬其同郡同德也既而毀廢尋屬其址為驛傳至元更化因之弗改至正十九年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邱楠奉省命縉修館舍得為像於蕪藏中硯筆剖滌衣冠儼如鄧辟東偏別作祠堂三橋以專祀撤黃公李白位設椒蔣真之昭崇敬焉於是吞吐湖光以據十洲島嶼之勝而雲烟月濂徘徊於斗牛之間者尚想先生之風可陟也彼車鹿椒迹道遂鞅掌過祠下趨館穀寧無一二球息者乎而邱君能表而出之其志為可尚也徵

文於予辭不獲而爲之書

靈隱景德寺東嶼海和尚塔銘至正辛丑四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撰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揭傒斯書并篆額在育王寺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和尚塔銘人品之分學力之至其地位高下毫釐有間孝子不能有所加諸其親弟子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師也況乎佛氏之學以實證實悟爲則非思慮可以計度非備嘗可以依希踐履之眞確有識者望而辨之岐路之差殊眞知者有以析之假借之私無所遞於凡目況欲無愧於作者傳信於將來者乎達靡之宗臨濟爲最盛來之南湊豪傑不一出至其季年來東南諸大道場率其支流餘育或以勢力相加尙或以係屬相因依而諸老之遺風殆盡矣是以執筆之士考其頓末掞許古人未嘗無與文之懍焉集往以遊吳興今開元住山悟光訪東嶼海於淨慈愍欽僞實言不妄發簡默自處泊無世情貌

不踰於中人而說法之際音吐洪暢雖弱不勝衣而步履整服秀而有儀惜乎未久而遂去不能有以叩其淵微也今既歿之十三年先公自中吳與其門之學者輯其行實以相寄予觀其初見石林擧公得法之機又與橫川珙公勘辨之說覺絕奇蹈豈以意識緇綴之所能者哉明年光過臨川爲集言曰海公法席之盛自其門出世者百餘人近年諸師之門以法器相尙者之衆或未有門過之也又曰師之塔在石林塔之左而未有銘也于爲我書之師諱德海台州臨海陳氏子故宋贊而五年二月六日生稍長常端坐不與群兒戲父母心知其不能居俗也年十二其母舅知其爲樂山寺僧挈與俱十四從僧安不由落髮故宋參政鶴山魏公之子浙西安撫克懸請禮部牒度之爲僧具受大戒天兵至浙有卒遂之前風水師默禱觀音因超躍十數丈及岸而止若有拔之者然遂免謁石林輩公於承天石門問師如何是汝自己疑議林便推出師乃有疑一日爲病僧市藥忘所向及歸値林開室問日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虛著上座師擬對林即打師郎微證呈頌自通林遷淨慈命師爲侍者一日林擧國師三喚侍者語問之師答云不是失却猫兒即是失却狗子又云是辜負不是辜負嘀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光吾宗海子也日覺菴在承天請主藏而珙橫川遷背王師舍藏而從之川

室中垂語云南山筅箭東海烏賊師邊掩其口請師更道川以手托開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猶以藏鑰附之師常見通北院論雪竇革徹二門機語陵佚師作長須以申之歸天台瑞巖有寶方山因夜坐論佛法授受之際山駭曰臨濟宗墜地久矣其在子乎至元二十七年師出世天台寒巖寺為石林燒香大德乙巳受請居姑蘇楓橋寒山寺學徒雲集郡官脫因有子為骨鯁數月醫不愈師撫之骨即出又有朱氏子患迎摩羅濱創疾被面氣息忽忽來拜師師摩項及面七月而愈人甚神之而師淡然無所為也至大己酉遷崑山之東禪寺至大辛亥武宗皇帝賜璽書金襴衣皇慶二年遷杭之中天竺病時學人惑於聲色作二偈以戒之延祐二年的斤丞相以淨慈大剎衆萬指屈師領之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胡孫子不死曰咬破鐵饅餡因甚路上有飢人又曰波斯答帽子蕨咬甜頭又曰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語皆不契昔者淨慈笑至師住山而後備歸居肅王將禮觀音於補陀嚴聞師禮觀音千拜寒暑不易邀兩借往及至終日無所親王求師請之光發嚴谷劃然震動得見變甚異歎曰非假師道行吾不能有所親已泰定二年脫歡丞相請居靈隱師平生說法作用自如不假杖拂諸方委心焉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手書謝丞相及所知識招弟子

付囑書頌訖跏趺而化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二賜明
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傳於世此略具一二焉噫達摩
以直指爲宗而數百年來文字轉盛然而語默動容皆
有所發明得之者自知悟之者不怖然則六會之語行
墨足以盡見之哉故銘其塔銘曰 我觀東南大清淨
海高山臨淵上極空界諸佛賢聖遊戲自在光音廻旋
含攝小大應時出現其寂不昧乃作開士秀映象外施
無畏者亦其超過奮身絕流如影歷塊豈假舟筏將迎
計載穹林千樹孤鳳無彩一聞百悟昭徹元解佛祖授
受密契眞戒六坐道場吳越之會杖拂不施雲興雨沛
貴人大官象焉珠貝三請彌尊法席之最成歡久住略
不顧對弟子分布說法承派臨濟遺風慓然誰待去來
何心塵影何變悲
願勝行猶足垂代

慶元路儒學興修記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奉直大夫溫
州路總管管內勸農事兼防禦事劉仁本撰并書中奉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郯陽周伯琦篆額在府
學

加封忠佑廟神之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士元撰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兼海道都漕運萬戶倪可輔書并篆額上有蒙古字十行又正書宣命二字在北郭廟文載壇廟門

鄞縣重修儒學記至正二十六年二月亞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郡人程徐撰將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淛河楊彝書朝散大夫前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豫章揭汯篆額在縣學

聖旨碑殘缺不見年月據寺志云至正二十六年在天井寺

明

大梅山護聖禪寺重建記洪武八年乙卯前四明萬壽禪寺住持沙門清濬撰前國子上舍生天台王寓書并篆在延福寺

定光佛牙舍利塔銘洪武三十一年七月雪竇寺住持沙門道初撰并書在海會寺

猷器圖并說永樂九年七月鄞學教諭上官晃書在鄞縣學

重修鄞縣儒學壁記永樂十三年正月縣學訓導樓穆中撰并書在縣學

重修萬壽寺碑宣德九年十月撰書人姓名磨滅在城東南萬壽寺

天童寺鐘題字宣德六年在天童寺
竺庵法師塔銘正統二年十月行在禮部尚書毘陵胡濙撰行在吏部考功司主事東吳夏㫤書丹行在吏部左侍郎會稽章敞篆額在延慶寺
定光古佛事實記宋寶慶三年丁亥試尚書禮部侍郎范楷撰翰林學士兼侍讀鄭清之書并篆額明宣德二年丁未五月吏部郎中程南雲重錄并篆額正統三年己未佛跡峯北邱道盛立石在佛跡庵
重建漢董孝子廟記正統三年十月國子祭酒陳敬宗撰文儒士金陵陳叔毅書在董孝子廟
福泉庵興造記正統四年己未二月少保戶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夫嘉黃淮撰阿育王山廣利寺沙門宗正書在福聚庵
寧波府重修學宮記正統四年十月教授周璣撰通判查琳書推官陳克昌篆額在府學
延慶寺鐘樓碑記正統癸亥九月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撰禮部司務周濂篆檪陽常樂講寺住持沙門恩遇書在延慶寺
城隍神廟碑正統十一年丙寅十二月廣西按察司僉事黃潤玉撰文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篆陝西按察司副使張楷書在府城隍廟
惠安寺鐵方響景泰六年造在青山寺

朱石將軍廟碑天順元年丁丑九月知縣胡㬢立石在縣
西望春橋
鄞縣學鄉貢進士題名碑天順五年七月南京國子監祭
酒陳敬宗撰左僉都御史張楷書刑部尚書陸瑜篆額在
府學
補陀寺鐘題字天順六年二月十九日造在城東七塔寺
重修石將軍廟碑正統中刑部郎中四明陸瑜撰儒學教
授姑蘇成矩書丹寧波府同知滇南劉文顯篆額成化改
元八月始立石知府孝感張瓚有跋在縣西望春橋
先聖廟退坐講堂碑成化二年丙戌四月工部尚書兼大
理寺卿王來撰河南右布政使豐慶書太常寺丞前中書

舍人金湜篆在府學

寧波府學尊經閣記成化四年八月廣西提學按察司僉事黃潤玉撰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士華書在府學

阿育王禪寺頤菴禪師塔銘成化十一年十月提督山東馬政太僕寺丞前中書舍人直文華殿金湜撰在育王寺

寧波府重修廟學記成化十三年八月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守陳撰兵部武選司郎中洪常書太常寺丞金湜篆在府學

重修石將軍廟記成化十七年二月刑部尚書致仕陸瑜撰兵部武選司郎中洪常書丹太僕寺丞前中書舍人金湜篆額在縣西望春橋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記宏治四年正月兵部郎中洪常撰湖廣按察司副使楊□□書太□寺丞前中書舍人金□篆在府學自宏治己未科至嘉靖三十年止本學教授補刻

獨秀山記宏治十三年三月廣東布政司左參政郡人劉洪撰幷書在寧紹台道署內後圃石洞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宏治十三年八月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嚴端撰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篆右副都御史朱瑄書在府學

碧沚水僊淵靈廟碑宋嘉熙三年知慶元府趙以夫撰明嘉靖二年邑人毛海書在月湖西北水僊廟碑陰記馮應

奎書
徵君廟碑記嘉靖二年張琦撰在七塔寺側
重建屯山遺德廟記嘉靖四年八月四川按察使里人呂
和撰山東兵備按察副使□□□書兵部職方司郎中里
人華愛篆額在屯山廟
永思堂記永樂四年伊府紀善天台鮑原宏撰嘉靖乙未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長洲王穀祥書永思堂者指揮僉事
萬武所居也其從元孫表請穀祥書而刻諸石今在米倉
前應氏
漢義勇武安英濟王碑元集賢待制馮子振撰明嘉靖七
年南京工部主事管儀眞廠邑人戴鯨書跋在延慶寺

董孝子祠賛嘉靖癸卯仲秋月寧波府知府沈愷撰在董

孝子廟

草書千字文嘉靖癸卯九月雲間沈愷書姑蘇胡㰤跋在

府學

沈愷題水月橋詩草書在延慶寺

敘唐秘監賀公碑嘉靖癸卯季秋寧波府知府沈愷撰郡

人方仕集唐北海守李邕書在湖亭廟

豐坊書庭杙行草書嘉靖二十三年在天一閣范氏

張文定公神道碑豐淵書屠僑篆額撰人蓋大學士嚴嵩

也其姓名爲人鑿去在張氏墓

唐刺史吳公廟碑宋禮部尚書王應麟撰明嘉靖戊申三

月山西絳州判官毛諧治石重立在澤民廟

寧波正學祠記嘉靖壬子七月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前禮部郎中武進薛應旂撰文寧波府知府成都孫宏軾書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郡人周相篆額在鎮明嶺正學祠

重建世澤堂敘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曾承芳撰在延慶寺

嘉靖九年諭旨碑嘉靖三十三年仲夏知府邱珽等立石在府學

寧波府修學記嘉靖三十六年孟夏郡人虞書篆撰人姓名鑿去

勅諭碑洪武元年頒降春秋通祀祭文一道永樂四年三月勅禮部一道嘉靖中知府張正和立石在府學

草書千字文嘉靖三十六年仲冬四明薛晨書後有文徵明王穀祥許初彭年陸師道跋在天一閣范氏

寧波府重修天封浮屠碑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張時徹撰虞書篆額并書在天封寺

義瑞堂帖嘉靖壬戌秋四明薛晨刻殘闕在天一閣范氏

賀丞廟碑嘉靖壬戌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前禮科給事中楊言撰在城東先農壇前

孝友忠信四大字碑萬歷丙子上元日蜀人劉黝書在府學

御製碑萬歷六年戊寅正月在府學

寧波府學山記萬歷九年十一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汪鏜撰在府學

寧波府學釐復山碑萬歷十年正月兵部右侍郎范欽撰郡人林芝之書并篆額碑陰有圖在府學

豐坊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悲心陀羅尼大慧禮拜觀音文俱小楷萬歷壬午范欽刻石并跋在天一閣范氏

重修唐刺史廟碑萬歷十三年九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毛爲光撰在澤民廟

新修儒學記萬歷十五年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邑人沈一貫撰翰林院編修慈溪王荁書并

篆額在鄞縣學

寧波郡丞龍侯楹復它山廟田碑萬歷辛卯四川按察副使慈谿葉懋乾撰部民林芝書丹并篆額龍侯名德孚字伯貞湖廣武陵人在它山廟

寧波府五縣學田碑萬歷辛卯四月福建布政司參議加太常寺少卿致仕余寅撰州民汪禮約書并篆在府學

宋儒丁先生座右銘萬歷癸巳裔孫此呂重刻在寧紹台道署內

宋丁先生名鈇新建人以伊洛之學倡江右與陸子靜友而議論有不同者自號蘉天居士

董孝子廟新修記萬歷二十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沈一貫撰文州民林芝書在董孝子廟
重修鄞縣儒學碑萬歷丙申余寅撰林芝書幷篆在縣學
重修它山水堰碑記萬歷三十二年甲辰五月吏部右侍
郎郡人周應賓撰郡民李復榮書丹幷篆額在它山廟
司理張公重修董孝子祠碑萬歷三十二年五月禮部儀
制司主事屠隆撰文書人姓名磨滅在董孝子廟
董孝子祠父母上祀碑萬歷三十三年乙巳正月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全天敘撰書人姓名闕在董孝子
廟
東晉邑令義忠王碑萬歷三十三年四月鄞縣知縣內陞
刑部主事高淳魏成忠撰在梁君廟

寧波府學文昌閣記萬歷乙巳九月分守寧台道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參議建安鄒希賢撰邑庠生陳九思書在府學

新建真武宮碑萬歷四十一年仲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太學士鄞沈一貫撰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丁□□篆額在城東桃花津

重修鄞縣儒學并置學田碑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侍郎周應賓撰太學生汪禮約篆額邑民童嘉猷書在縣學

海曙樓賦萬歷丁巳仲春董大晟撰兵巡海道同安蔡獻臣跋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范汝穀書在鼓樓

新建海曙樓記萬歷四十五年八月後有知府楊鍾英名

碑已斷在鼓樓

重修儒學記萬歷己未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丁繼嗣撰

邑民童嘉猷書在縣學

補陀寺鐵磬泰昌元年仲冬在七塔寺

重修忠佑廟碑天啟七年大理寺右評事李遵撰兵部職

方司主事林棟隆書會試舉人張圭章篆額在北郭廟

邑侯張公懷棠祠碑崇禎己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李康先撰文河南道監察御史□□□題額舉人

謝簡書丹在城隍廟

重修寧波府城碑崇禎三年仲秋在西門月城內

重建崇教寺記崇禎四年太僕寺少卿徐時進撰文光祿

寺大官署署丞汪其俊篆額同邑童嘉猷書在崇教寺

新建四明三佛殿碑記崇禎五年孟夏延平府知府范汝梓撰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范汝穀書并篆額在崇教寺

重修甬東佘使君廟碑記崇禎六年佘啟芳撰在城東北蜘蛛嶺

先覺堂記崇禎九年季冬天童寺僧圓悟撰并書在天童寺

重修府學記崇禎辛巳季春吏部左侍郎林棟隆撰翰林院編修葛世振篆額邑庠生倪元楷書在府學

重修鄞縣儒學記崇禎辛巳臯月翰林院編修葛世振撰楊德周書陸寶篆額在鄞縣學

興復柳亭菴大超法師碑記崇禎壬午南京大理寺卿河南道監察御史邑人陸世科撰里人陸世龍篆額世藨書丹在柳亭菴

天童密雲悟禪師塔銘崇禎甲申季春巡按御史徐之垣撰翰林院編修葛世振書并篆額在天童南山

古碑附

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李陽冰玉筯篆今在郡樓下王象之輿地碑目

裴公德政碑李陽冰篆在衙門內輿地碑目

裴刺史德政碑李陽冰篆在設廳李斯小篆二一在設廳一在鄞山堂寶慶志

明州刺史王密德政碑請立勅書建中二年十月立碑李舟撰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勅書乃徐浩書寶刻類編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黃秘書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秘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悳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擲書者卽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

之秘書以爲楊字殆未攷爾州舊德三字皆在系郎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秘書却未攷此碑之額耶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三年兵燬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蓁莽中重刻之而或毁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景和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鯀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蘩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按趙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攻媿集

董孝子廟碑大歷間刺史崔殷記徐浩書昔與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並傳建炎兵火

石已斷缺今所存宋僉判韓嘉重刻至正續志

唐文宣王廟碑前侍御史裴□八分書并篆額貞元四年五月旬有一日建在明州寶刻類編

唐新修文宣王廟記鄭楚蘭撰令狐驤正書幷篆額大和六年二月十五日立在明州寶刻類編

文宣王廟記文宣王冊請立文宣王冊牒皆唐碑在府學寶慶志

唐文宣王廟碑在州學火損其半輿地碑目

柳公權書金剛經在州治之進思堂輿地碑目

唐心鏡大師舍利塔銘在鄞縣之崇壽寺刺史崔琪狀其事輿地碑目

開元寺碑在鄞縣南二里寺有二碑其一李頻文其一陶
祥文韓擇木書輿地碑目
崇壽寺額在鄞縣唐相裴休書輿地碑目
移城記唐推官韓杍材撰在簽廳寶慶志
唐明州南樓詩陳右撰胡師模八分書元和二年十二月
立寶刻類編
唐太白禪師塔銘范的撰并書元和乙未寶刻類編
唐天童巖寺碣范的撰并書長慶三年仲春寶刻類編
唐大梅山常禪師還源碑江積撰并書開成五年七月寶刻
類編
鮑君廟記楊倫書不著朝代在明州寶刻類編

唐阿育王寺舍利塔銘張行博書天下金石志

元至元二十七年城中握蘭橋翁氏家築室穿土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誌謂其曾祖王元浩在元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慕巢由之志辭疾不就宋尚書王應麟為詩以紀其事宋詩紀事

鴻濛肇開闢變嬗幾成毀參寥斷竹歌瓦塑嬲姚姒周典墳以族詎認青鳥予公琴記告繇邪山稱東里葛清失之矯璠璵過於後焉知宮夾墓莫識龜言水銅槃字十六銘自比干始延陵有孔篆鳥虖半辭止漢甎猶簡樸石章寖華靡無愧惟有道媚俗多虛美七松諛士良何以懲不軌載筆鮮南董褒浮謬藏否豈悟冢中人三百年不死婦名弗出梱古未有碑誄諡見春秋初誌起典午氏簪蒿隱士妻芳刻乖千祀楊高託不朽習之文中理或犯葬邱禁息國事何恥蛾眉為黃土磨滅更誰紀宰如此何人維邑之女士逸民孺仲裔冰雪濯紈綺來儷古鄞州儉勤終莫齒試問幾何年頻與銅人似雖微貲絹辭亦質而不俚邱夸池又平逢顯今壟市聚廬

寒劫灰餘光輝泥滓日德□□儔闇□萊鴻比我行松
栢下勢榮朝菌雨隆碣牛礪角翁仲臥荊杞蘭艾均一
塵玉珉同一緞孤竹夢茫然柳下
壟孰是片石幸有傳詩以貽彤史

明州額舊錢氏書 輿地碑目

奉國軍額太守潘良貴書 輿地碑目

慶元府額參政何公立中更水火撤去寶祐四年判府吳潛始書之 開慶續志

奉國軍節度使彭城錢公碑銘崔仁冀撰碑已無存而乾道志載其文 至正續志

石延年古松詩石刻舊淪沒於平準庫荒棘中後紀至元間府判齊謙移置府治之廳側其詞曰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

辭靜緣離石上絲羅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才者便作明堂一柱看尚書樓鑰有跋語云吾鄉郡從事官舍先有篙筆驛石刻慶元巳未節推古汴趙師旻字致道又刻此以配之至正續志

宋九經堂記李閎撰在寧波府治天下金石志

政和七年太守樓异乞置高麗司徽宗皇帝有御筆批諭刻之於石其碑在西湖錦照堂乾道圖經

東渡門舊有范的所撰碑後沉於江而尚書愼遹其所作碑亦不存也乾道圖經愼或作謹避宋孝宗諱

王文公安石祠堂二所一在縣之經綸閣一在育王山廣利寺寺中祠堂記嘉祐六年錢公輔立從事胡宗愈之文

也 乾道圖經

蒼雲堂吳公塘相公衢皆張卽之書 開慶續志

老香堂四明窻雙檜泉皆在郡圃吳潛書扁 開慶續志

知津驛在西渡上吳潛題扁 開慶續志

張卽之書醉翁亭記屏風在青山元編修葉恒故宅 閩志

趙子昂七觀帖小楷最妙末有元學士袁文清公題跋在寧波府 格古要論

楊士奇跋七觀帖云七觀帖元袁文清公所作以贈程文憲公致仕南歸而趙文敏公之所書也公小楷如黃庭樂毅皆臨古人書獨此帖出公自然之趣惜紙墨未甚佳耳此刻今在四明余得之孟顒秀才又一跋云余多得七觀

帖獨此本紙墨差勝彭百鍊浙東還所惠者又一跋云程文憲之歸袁文清之文趙文敏之書皆所謂得意者也惜當時刻手不及耳余所得者獨此本差明白蓋鄞士吳友麟所惠者東里續集

七觀帖舊在袁氏奇觀樓下後移入郡治內明萬歷間郡守吳文企好古鑒賞載石而去豐考功坊嘗摹刻焉聞志

元沿海上萬戶府達魯花赤哈剌䚟德政記沿海上萬戶府居住立石至正續志

延慶寺舊有四明尊者戒誓辭趙清獻公法智行業記陳忠肅公淨土院記石待問保恩院記元統中寺僧本無皆登於石至正續志

法智大師行業碑宋資政殿大學士守太子少保致仕南陽郡公趙抃撰元延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并篆又十有八年至元後丙子住持佛護匡道大師本無立石嘗見范氏天一閣有揚本聞憩泉謂碑石已斷裂今其石不復存矣日湖訪古錄

慶元路鄉飲酒記至正九年三月陝西行臺侍御史李好文撰翰林學士承旨許有壬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題蓋天一閣碑目

延慶寺重建大殿碑至正十年四月沙門曇噩撰同知慶元路總管阿殷圖篆額天一閣碑目

疊秀軒在太白之中峯元僧曇噩有賦學士袁桷爲跋語

載清容集而賦則失傳矣康熙戊申聞性道於山中覓得其殘碑二角闕志

豐氏萬卷樓向藏賀知章書千字文章草孝經龍瑞宫記樓燬三帖無傳闕志

鄞縣志卷二十三終